



讲述人 钱梦豪 饭店负责人

钱梦豪 乡土间端出新意

00后 钱梦豪今年24岁,去年刚从学校毕业。和很多同龄人一样,他对未来有过很多想象,但其中最清晰、最执着的一个念头是:开一家自己的饭店。不过,他想开的这家店有些特别——一家不用客人点菜的饭店。

从选择困难到创业思路

开一家不用客人点菜的饭店。这个想法源自我自己的一点小毛病——选择恐惧症。每次和朋友出去吃饭,对着菜单翻来翻去,我总觉得点菜是件麻烦事。当时,我就在想,能不能开一家店,客人来了就坐下,吃什么由我来安排,免得为此纠结?这个念头在我心里盘桓了很久,直到今年三月,我觉得,是时候把它变成现实了。

选址是第一道关。我跑了不少地方,最后来到了石柱镇的塘里

村。这里环境清幽,风景优美,村子的历史底蕴浓厚。

我找到村干部,聊了聊我的想法。他们一开始有点惊讶,看着我,大概觉得我还是个孩子。但听完我那些关于“无菜单料理”“应季食材融合创意”“餐品私人订制”的设想后,他们点点头说,年轻人有这种前卫的想法不容易,村里支持。那一刻,我心里踏实了一大半。

梦想落地 过程是具体的

从三月份开始动手装修,到七月份试营业,从一砖一瓦的设计,到每一件餐具的挑选,都浸透着我和伙伴们的心思。我想做的,不仅是简单的农家乐,而是能融合本地风味与时令食材的创意菜。比如,用当季的菌子、溪鱼,尝试一些新的搭配和摆盘,追求色、香、味的同时,也要有一点新意。

试营业期间,我们不设固定菜单。每天根据采购到的新鲜食材来安排菜品,客人来了,我们就根据人数和口味偏好来搭配。这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,既要保证出品的稳定,又要不断推陈出新。每天,我都会留意客人的反馈。有一次,一位阿姨带着一家子来给孙子过生日,她尝了我们的创意菜,笑着说:有些菜都没吃到过,感觉很美味,年轻人真想法。这样的认可,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。

当然,困难也不少。服务流程还在磨合,菜品的稳定性也需要持续优化。每天打烊后,我和厨师、服务员一起复盘,哪道菜反响好,哪个环节可以更顺畅。这个过程,就像

在一点点解答一道道未知的题,没有标准答案,只能靠用心去摸索。

从冒出念头到小店初具模样,我最有感触的是:一个大梦想,往往是从解决一个小问题开始的。我的选择恐惧症催生了“不点菜”的模式,而创业中遇到的一个个具体挑战,逼着我从小处着手,一点一点去完善。我相信,只要脚踏实地去做,大的难题也会慢慢化解。

未来,我希望能打磨出几道真正让客人记住的招牌菜,在塘里村这个优美的地方,树立好口碑。我更希望,这家小小的“不点菜”饭店,能成为连接乡村与现代生活的一个小窗口,让更多人愿意走进来,感受这份基于信任的用餐体验,也看到乡村里正在萌发的新可能。

记者旁白:从都市回归乡村,将个人小小的选择困难转化为独特的创业模式,钱梦豪的创业故事,是新青年投身乡村振兴的一个生动切面。他的尝试或许尚显稚嫩,却蕴含着可贵的特质:敏锐捕捉需求,勇敢将想法付诸实践,并在乡土中寻找创意的养分。

这间“不点菜”的私厨,不仅是一个餐饮空间,更是一种态度,它试图用简化选择的方式,重塑人与食物、与乡村的连接。在乡村广阔的舞台上,正需要更多这样富有创意、敢于解题的年轻身影,为乡土注入崭新的活力。

口述/钱梦豪 整理/融媒记者 胡跨



讲述人 吕永固 婺剧爱好者

吕永固 婺剧守艺传唱人

他出生于1958年,成长在一个条件艰苦的年代。自小学起,他便对地方戏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大约八九岁时,一次跟随村里老人去看戏,他完全入了迷,散场后竟在回去路上走反了方向。幸得一位同村的老人察觉,这才跟着对方折返回家。自那以后,他对古装戏、乡音乡曲的喜爱,便在心里深深扎下了根。

将半生,付与乡音

高中毕业时,我在村里的剧团开始扮演小生,登台演了《逼上梁山》等戏。这份兴趣在大学里愈发强烈。听到室友能唱婉转的家乡越剧,我心中总泛起一个念头:我们金华自己的婺剧,为什么不能也这样动人、这样广为人知?

这颗种子,在心底生了根。2003年,我创办了龙川学校。

大约在2008年前后,我心中传承地方戏曲的念头愈发强烈,深信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。为此,我专门利用暑假到艺校学习,之后又多次利用空余时间前去培训。

对我来说,传承不止于言传,

更在于身教。为了精进,我成了婺剧院的常客,一出《白蛇传·水斗》能连看六场,录下来反复揣摩。我鼓起勇气,向婺剧院的专业老师请教唱腔。他直言我之前的发声像“喊”,并悉心指点咬字、用气的章法。因为真心热爱,我不厌其烦地练习、比对,力求和录像中的原声万般接近。

频繁排练高难度的动作时,我身上的戏服不慎撕裂了一道口子。灯光下,我开始认真地学习穿针引线,一针一线,笨拙却郑重地将破损处补好。那缝补的不仅是戏服,更是对这门艺术的珍视。

携一程,照亮新人

2016年,我的节目获得永康市少儿婺剧展演赛金奖。女儿看完后惊讶地说:爸,你这个节目这么专业。那一刻的喜悦,难以言表。此后,我不断寻师学艺,向黄庆华等名家请教,反复观摩他们的表演视频,直到学得像模像样。每年,我都排演新节目,在校园的舞台上亮相。

我总在挑战自己的极限。教师组比赛里,我常是年龄最大的那个,却照样又唱又跳,满身大汗的演《徐策跑城》。尽管今年67岁了,在最近的校园婺剧节上,我又选了高难度的《珍珠塔·跌雪》。这场戏动作幅度很大,一开场就要结结实实摔在台上,还有转体、侧摔等动作不断上演。排练时我摔了三次,夜里疼得睡不着,歇了几天又回去练。最终在台上完成演出,心里很踏实。

这份身体的底子,离不开少年时的积累。十二岁练体操,后来学舞蹈,还凭《鸽子飞吧》在华东

地区拿过奖。那些翻腾跳跃的记忆,仿佛早早为今天的舞台铺好了路。

常有人问我,怎么平衡教学和自己学戏。在我看来,教育就是育人,而婺剧本身,就是很好的育人方式。能让孩子从小爱上一门艺术,是给他们一生的礼物。戏里有很多做人的道理,比如《沙家浜》里十八棵青松的坚韧,比单纯论教更打动人心。开学第一课,我扮成先贤陈亮给学生上课,他们听得更投入,也记得更牢。

如今最让我高兴的,是去剧院观看戏剧节目,观众里几乎一半是年轻人。老戏加入新的审美,确实让婺剧更有生机。它的唱腔、舞美、教法都在进步,这门老艺术正发出新芽。梅兰芳先生说过,京剧寻根,绕不开婺剧。它底子厚,功夫深,这些年在巡演,走到哪都受欢迎,这就是它生命力的证明。

记者旁白:讲台上,他是校长,是老师,将文化的种子悄然播撒。舞台之上,他却成了最专注的学徒、最痴迷的守艺人。平日里的和藹老人,锣鼓一响,便光彩照人。从看戏迷路的孩子,到每年登台的老校长,五十年来,他心里一直揣着一个朴素的愿望:让家乡的婺剧,走出这片土地,被更多人听见、看见。这愿望,至今仍推着他一路向前。

口述/吕永固 整理/融媒记者 吕硕

钱梦豪的菜品

